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删翼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毛金潮

周禮註疏删翼卷四

明　王志長　撰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註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

疏月令者十一月之令言乃命大酋監之者彼注酒

熟曰酋於周禮則為酒人按下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則酋者久遠之稱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為大酋湛漬饎炊也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註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

莊渠魏氏曰酒醉而後正塞其流也立灋常防其源式灋大宰九式之灋以是授酒人材截有定數不得多釀王及后世子雖欲多飲無從得酒公酒羣臣公

事飲酒吏授材於酒正公釀之不敢私釀則亦不得

私飲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註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

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

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

以下差清玄為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疏宜成說以為地名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則以為酒名未知孰是鄰地名也某氏曰大約酒成熟之候有此五種造酒者因其節以為名各隨所宜而用之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王氏曰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也祭祀之酒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以名者義之所自出也三酒以飲務致其實故言辨其物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註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

陳氏曰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

水漿醴凉醫酏而無清水凉之味薄非酒正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瀯内則無水凉醫亦以其薄而略之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註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

疏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酒人漿人所作故直云

辨其厚薄之齊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后世子止言
飲與其酒不言四飲三酒復不言饌鄭云不必具設
之是以不言饌與數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
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註酌器
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
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
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

盎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盎也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盎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盎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

疏以其主獻尸所用故不副盎祭有大小酒有多少各有常濆以共之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

尊先鄭以天地為大祭宗廟為中祭五祀為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祭○陳氏曰濁莫如五齊而其味薄淸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齊酒而皆有貳以備乏少也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度用一尊則以二尊副之小祭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

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明齋王氏曰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用夫豈虛設哉愚以九獻之儀考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主用乎鬱鬯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為朝踐之禮禮運云醴醆在户是三四獻所用即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是為饋食之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即盎齊緹齊也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為加事之禮則王用沉齊而后用事酒自此之後事

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籩羞豆而諸臣酳尸則全用交人之禮故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為酢酒而已齊酒主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益之尊三清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益之尊然齊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濫供三酒則每所用之酌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蓋酒人之所甚

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湎於酒以取敗周公以為戒故防之周密如此

共賔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賔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註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

疏酒為陽故王致之飲為陰故后致之〇介甫王氏

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齍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牲后薦徹豆籩賓客則亦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魏氏云士酒正之下士也酒人漿人皆奄唯執役於官不可使為禮故酒正復使其屬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註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

王氏曰燕以示慈惠取醉而已然當防其過故先計

其獻酬之酌數酒正為獻主親自奉之而酒人依數共使之不戒自節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註要以醉為度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註灋尊卑之差

王氏曰大宰於匪頒賜予皆有式灋而酒正於酒之賜頒亦有灋以行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已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註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

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疏不俟朝者不待朝事畢即去告存每月報其安存也日有秩謂每日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或曰有常數故謂之秩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註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疏受用酒者謂用酒多少是酒人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註誅賞
作酒之善惡者
王氏曰授以書契者使知所得之數執以取酒也酒
正之出出以給用也日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
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之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當
守出納之正正其不如灋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
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
示其沉溺之患尊有罍以示其浸淫之患觚言其窮

而為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王於禮用之時每致
戒焉况給用之際乎○愚按膳夫庖人内外饔辨其
名物精其烹調何諄諄也酒正典五齊三酒以共祭
祀燕饗之用而始以式灋授酒材終以酒式誅賞唯
齗齗乎期守於式之内而已酒之美惡略而不言夫
味以養人失調則害人酒以行禮喻意非所以養也
而人之所好恒在焉則唯繩以式而已夏絶旨酒商
戒酣歌三王寧有異哉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註世婦
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
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
而已酒人則受酒材於酒正而造釀之故曰掌為五
齊三酒○、某氏曰世婦助王后祭祀則酒奄十人共
世婦在廟之役
共賔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註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

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賔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疏食之酒謂食時有酒曲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獻酬之酒是酳口之酒也王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客館任賔客稍稍用之故云給賔客之稍云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故云酬幣侑幣致之○臨川王氏曰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所以為禮而已

故饗酒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燕酒謂之飲酒

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註入於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

臨川王氏曰酒正當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之用酒必酒正眡焉而後共之○仲輿鄭氏曰以其數入於酒正之府備要成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註不言奉小祭祀

賔客之陳酒亦如之註謂若歸饔餼之酒亦自有奉之

者以酒從往

疏自有奉之者謂使卿章弁歸之者是也此時亦使人以酒從往致之○雜說成王酒誥渠渠之意止以祭祀為說其說為人子者當孝養父母而不敢飲其為臣者當惟王正事而不敢飲其里居者則以助成王德顯不惟不敢亦不暇其叙所聞則以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不敢自暇自逸是則君臣子民等皆不當飲惟祭祀賔客方用之立瀘如此之嚴正

與酒人酒正相為表裏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凉醫酏入於酒府註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凉以水和酒也玄謂凉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凉者無厚薄之齊

疏酒正辨四飲言清不言醴彼鄭云清醴之泲者漿人六飲言清謂醴之不泲清濁雖殊本是一物故云醴清也○王氏曰六飲大槩煑酏而為之以其味薄

而淡則謂之水○明齋王氏曰六飲之說先儒不明字義又以漿人酒正內則所載不同泥而不通使夫宜於古者遂不可行於今愚以此所載六飲為據夫飲主於解渴有大病非得水不生者故此曰水者即井泉所汲水之本質冬月或以火煎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曰涼者字從冫即冰也大暑用之所以清溽氣漿者以冰和米煑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鄭氏以為梅漿能生津止渴者醴

甘酒也酏即今飴糖一名餳糖米麥釀成葢以白糖為湯有消食止渴之功者造瀣與酒畧同故字從酉先儒遂誤解為酒也四物於語說辨論間可以生津液助神氣久而不渴故漿人主共此六飲於王入於酒府而酒正奉之也內則有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者稻黍粱皆可以為醴蓋兼設之故曰重醴清糟者濁者為糟泲之則清也又曰或以酏為醴者謂以白糖湯代醴即此酏是也其曰醷濫者即此之

醫意殹同聲故各諧之文異而義一濫則飲之別名耳曰漿曰水所缺者涼蓋非以共王故不備物也酒正云辨四飲之物清醫漿酏者清謂醴濁不可飲必泲而清之猶內則之三醴必云清也水涼皆本質不用辨四物須造之得灑故云辨四飲之物也

共賓客之稍禮註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

某氏曰常日所給小禮猶後世賜茶也

共夫人致飲於賔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註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

䟽夫人謂三夫人助王養賔亦致飲於賔客○又云夫人所致視后加清醴后與王同體故屈不得備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以清醴也○按士冠禮子用醴有柶是用柶者糟也但柶只為糟設醴既泲而清則不假柶則此經清醴是也故云不用柶者

清也○明齋王氏曰夫酒正后之致飲二漿人夫人之致飲四豈后與夫人致飲各不同亦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以佐王者歟是不然漿人共於夫人世婦等使之親沛以致其潔敬酒正復以后之命使其士致於賓客其實一事而已夫人言四飲而后止於醫酏者蓋夫人兼設之以備用而在后則有用不用故文有詳略耳至於后之致飲冢宰之好用皆統之於王也苟后致飲而夫人又貳之是后為主矣豈理也哉

凡飲共之註謂非食時

莊渠魏氏曰古者飲皆煮米為之以養生後世以茶

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為養矣

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註正歲季冬

火星中大寒氷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

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主藏

冰之政也杜子春云政當為正謂夏正也三其凌三倍其冰

愚按正歲指夏正蓋言夏正之十有二月直指季冬

也後儒謂正歲周人建子之月十二月則又依夏正

紀月之體指季冬言詞理似未順

春始治鑑註鑑如甀大口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溫

氣春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氷

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註酒醴

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

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註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疏氷若有鑑則不消釋食得停久

大喪共夷槃氷註夷之言尸也實氷於夷槃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夏頒氷掌事秋刷註暑氣盛王以氷頒賜則主為之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氷室當更納新氷𤣥謂秋涼氷不用可以清除其室

疏左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授氷山人取之縣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灾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王氏曰藏氷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氷所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而為灾一氣之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彊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氷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

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氷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如此

籩人掌四籩之實註籩竹器如豆其容實皆四升

疏四籩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羞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黒形鹽膴鮑魚鱐註蕡枲實也鄭司農云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黒玄謂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腜生魚為

大䴢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

疏麥稻黍皆謂熬之以實籩也○謂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註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註加籩謂尸既食后亞

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蔆芡也芡雞頭也

疏今人或謂之鴈頭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註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疏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某氏

曰王既酳尸后於是薦羞籩魚肉醢醬出庖廚者曰庶羞餅餌之類出房中者曰内羞○王氏曰先王於祭祀内盡志以致其内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而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然合籩豆之實止於五十二者蓋應薦之物各以其時此正所謂簿正也○薛氏曰古者祭祀宗廟有九

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食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孰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既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是為九獻按此饋食諸籩疑有缺文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註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疏未食未飲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豆籩朝事饋食之籩是也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疏喪事之籩謂殷奠時

王氏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凡祭祀及喪紀之殷奠賓客之享燕籩人並共其薦籩羞籩醢人並共其薦

豆羞豆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註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

凡籩事掌之

臨川王氏曰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事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既盛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既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以已矣乃孝子之

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其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豆則所以致其盛也饋食之籩豆則所以備其細且致其敬也加籩加豆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也羞籩羞豆糗餌粉餈酏糝之類其穀出於耕耨而且用舂治煎和之力為多則所為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器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

事共其薦籩羞籩則王有喪事及賔客之事也非特共其實而已并以籩共之也醢人云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賔客喪紀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賔客之事乃以共喪紀及賔客也則亦共其實而已籩豆相須成禮籩人言喪事及賔客之事醢人言賔客喪紀互文也喪事及賔客之事并器共之則籩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賔客喪紀共實而已葢掌客職喪之屬主其事者自有器也籩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

籩人官以籩名故也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内羞而曰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則此内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内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為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宫之戒凡内羞之物則此内羞所共為祭事矣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麇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註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

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
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致甀中百日則成矣
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為臡無
骨為醢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
成
或曰肉醬無骨有汁曰醓○四豆亦謂朝事饋食加
羞也齏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牒為菹細切為齏又
不言菹者皆是齏則昌本之類是也按王制云一為

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同○或曰豆盛濕物淹菜曰菹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䗪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註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䗪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膞謂脅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註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

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

疏箭萌一名篠者也竹萌一名簜者也皆謂新生者也○王先生曰栗為饋食之籩亦為加籩之實醓為朝事之豆亦為加豆之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詩曰醓醢以薦其周人之尚醓歟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註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肉膏以與稻米為餰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

三如一小切之以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疏按雜問志云内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内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故破酏從餈也先鄭謂以酒酏為餅文無所出後鄭不從○謂三肉等分也○此為二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

蠃蠯蚳魚兔雁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麋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韲全物若牒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韲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註致饔餼時

疏按掌客上公之禮醯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并醯人所共為百甕此舉侯伯

饔餼之禮舉中言之

凡事共醢

莊渠魏氏曰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僅取遠方一二

乾物禹貢揚州錫貢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

善潰聖人智盡仁至如此後世猶有厲民者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共簿正遠哉深乎禮家乃

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善乎郭高祖

之詔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及於𤣥庶仁哉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註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

疏醯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饔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〇王氏曰醯人有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者盖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醯而成者故醯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醯成之之物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成之之醬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

疏此六十罋并醢人六十罋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是也

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

王氏曰凡醬齊菹用醯以成之者皆共之

賔客之禮共醯五十罋

疏與醢人五十罋總為百罋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註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

疏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〇王氏曰百事謂祭祀賔客等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註枯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為鹽

賔客共其形鹽散鹽註形鹽鹽似虎形

某氏曰掘地得之積鹵所結其形似虎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註飴鹽鹽之恬者

今戎鹽有焉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註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

之

劉氏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

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

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

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

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馬賔客共形鹽鹽為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氷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焉○貴與馬氏曰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利出二孔者

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瀍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瀍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冪人掌共巾冪註共巾可以覆物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註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祭天無祼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此據正祭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

則十六尊則皆以疏布冪之也○又云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以畫布巾冪六彝註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疏此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礨罍以言宗廟有礨罍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林氏曰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巾以疏布所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祼用以鬱鬯是禮之實巾以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

疏則有密巾有畫則有素疏而素者質也密而畫者文也

凡王巾皆黼註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

疏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威斷之義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註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疏修謂掃除之○臨川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註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疏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潔又去其惡臭之物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註
勞事勞褻之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註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
士人宜其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
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
亡而治彌不古若矣○潛溪鄧氏曰宮人掌王六寢

之修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六寢即
糞除執燭沐浴鑪炭皆吉士共之所以弼王也夫士
也而褻事勞事焉畀之無已褻乎曰褻事王事也王
事天事也儀不可選何勞褻之間焉敬弗褻可也宫
士敬而王敬褻而王褻掌六寢之修也而吉士欲王
無褻之道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註杜子春謂梐枑
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内外列

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按會同皆為壇於國外與諸侯盟其不行於國中者蓋朝覲與諸侯免喪之見皆主諸侯以事而見天子故必入天子之朝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應巡守而不巡守諸侯衆見天子而命之政故於城外行之以見天子往會之意

設車宮轅門註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為壇壝宮棘門註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

疏左傳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

為帷宮設旌門註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

疏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肄鄭云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

習

無宮則共人門註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劉氏曰設梐枑再重所以衞宮車也設宮車轅門所以衞壇壝也為壇壝棘門所以衞天子會同也為帷宮設旌門所以待王之休息也無宮則共人門所以待王之暫息也

凡舍事則掌之註王行所止舍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註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

疏按聘禮館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聘禮賔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也○王氏曰此正謂王在宮之時則幕人掌其事焉自朝覲會同以下言共之者共之掌次使張之不掌其事也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註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大喪共帷幕帟綬註為賔客設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疏王喪而有賔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幷有二王之後皆是賔客故為之飾也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註惟士無帟王有恵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莊渠魏氏曰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為帷幕幄帟用畢而徹之後可復用事簡而費不及民後世儉者乎蒲為行宮事已而廢奢者乎錦為步障民勞已皆不知幕人之法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註灋大小丈尺

疏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

之故曰以待張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註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鄭司農云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王氏曰大宗伯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其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陳氏曰禮器云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然則大

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案謂牀也牀上著氊即謂之氊案○劉氏曰此王宿齋所設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註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彊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註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註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

疏此謂與諸侯張之

師田則張幕設案註謂諸侯從王師田者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註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

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

疏與上諸侯所設同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註帟柩上承塵

疏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註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

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

疏天地宗廟外内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也尸尊故别張尸次

射則張耦次注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疏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賔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

耦在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

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註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

疏九貢諸侯九貢九賦畿内九賦九功即九職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三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疏凡官府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之吏有事須用官物者及執事謂爲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

府處受財用焉○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灋於司會司書授之以灋掌事者依灋征斂入於大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大府乃頒於玉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攷於司會司書驗其合式灋與否然後得支於大府而存其要貳於司書大府乃復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於一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賔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稍秣即芻秣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

臨川王氏曰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於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則邦賦宜各因其物之所多以便出賦之

人關市邦中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者百物珍異於此乎在故也夫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所賦所待宜各從其類故耳○東萊吕氏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莊渠魏氏曰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常賦以待賓客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物便焉官易辦而民

不擾四郊百里而近輸芻秣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
稍遠輸工事之輕者祭祀之用為至尊公臣之最貴
故以共其所尊卿亞於公故共賔客之幣帛大夫亞
於卿故共匪頒山澤亦非常數以待喪紀之變也○
王氏曰大宰九式以喪荒並言而此缺之者葢荒之
用出於三十年之所積故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註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
給凶禮之五事

疏按大宗伯凶禮哀邦國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註此九職之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註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註賦用用賦

疏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

亦取具焉○王氏曰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氏曰國家經費取給於大府則權不分一則絶滲漏之源一則因其有餘不足之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雜說古者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夫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已任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葢經用屬司農禁錢屬少府會稽尚書郎廩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

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瀍不精章和以後改大司農之平准為中准列於内署而取少府之掌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而二卿之職又分魏置度支尚書而戶部自此始後置太府而太府卿自此始蓋離析為數司矣其他如倉人至魏為倉部膳夫至北齊為膳部内府至魏為金部而尚食諸官別入殿中監暴染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

別有光禄供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節比聯者紛不可考矣○愚按大府頒財之式膳服取之關市賔客取之邦中稍秣取之四郊各從其相便之物以為共不若後世不用本色紛紛擾民也後世有邑令小户征輸不拘折色布帛六畜悉估價徵收即料為驛遞諸費出入咸便公私賴之但昬庸者為之則破冒紛紜濆亂益甚耳此周禮所以非三代不可行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註良善也

凡此皆式貢之餘財所作

疏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玩好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所作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註佩玉者王之所帶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

冠飾十二玉

劉氏曰服玉凡王所服用之玉也珠玉則琢玉為珠

以貫冕弁○雜說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德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内雜非僻之心無外入也

王齊則共食玉註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王氏曰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玉爲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養也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註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太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註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疏曲禮云請衽何趾鄭注云衽卧席也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註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註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

疏引此者以齊大國專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不必

畀者於尊乃得言獻也〇愚按禹貢厥篚織文彼註織而有文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疏謂王有恩好而賜之貨賄者也

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註大用朝覲之頒賜

疏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者九貢等由大府而来内府受而藏之所謂受藏之府是也〇鄭氏曰大用謂大

賔客大師大喪大祭之用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註諸侯朝聘所獻國珍

疏金若禹貢唯金三品之類玉若璆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皮之類○王氏曰良兵若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良器若赤刀洪璧琬琰之屬已上非國之經用並以待邦之大用大故非常所用也四方諸侯合幣以獻王則謂之幣獻太宰云玉幣玉獻是已其

物入於內府則王非以此為已之私利特以待邦之大用矣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註王所以遺諸侯者

明齋王氏曰齒革兵器隨其國之所有此不繫於貢賦之正王遣使聘問諸侯即以所受於四方之物共於使者而奉之蓋各以其國之所無者交錯分遺旅獒所謂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註冢宰待四方賔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雜說王府共王之好賜而此共王及冢宰之好賜則此又不若玉府為天子之私用也○明齋王氏曰冢宰之賜予而得於内府支用者葢與君為體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或待賔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若使者有私覿

之禮也此皆公事而非私惠故内府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灋百官之公用也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竒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

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灋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義其實則一而已○劉氏曰以共百物者給邦布致之以周國用故曰以待邦用

○王氏曰待邦之用凡有灋者皆經用也非經用則有所不給○莊渠魏氏曰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生財也九職是巳二曰立經制以節財也九賦九貢九式是巳三曰通權衡以濟財也其九府圜灋乎

有灋謂公用合太宰之式灋者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介甫王氏曰共王及后世子者外府所待邦用皆有灋欲王及后世子非灋弗服故也

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註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

王氏曰幣禮幣也王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註皆受焉皆來受也

王氏曰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小用皆取給於此○莊渠魏氏曰內府主公帑之在內外府主公帑

之在外王者以四海為家曷有内外曰内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内帑以慎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帑以從便也其為公帑則一而與王府同統於太府西漢天下經用盡度大司農人主奉養勞費一出少府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耳○潛溪鄧氏曰受藏之府孰謂謂王府也主受而藏之受用之府孰謂謂内府外府也主受而用之受而藏諸府也藏諸已乎曰王佩用共焉王大喪大

齊共焉王好賜時共焉世末有藏而不用者葢藏待
用也内府受其良待邦大用外府受其布凡邦之小
用受焉受而用之也用諸巳予太府之職曰以式灋
授外府之職曰凡有灋者明用必灋也藏待用無厚
藏用視灋無侈費天之道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註逆受而鉤攷之
鄧氏曰此會邦治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

疏九貢出於諸侯邦國灋者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

之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合入貢是謂歳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瀍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定瀍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之内唯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此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四野據多言之故云令田野之財用九功辨民職而

後賦定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九式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財用○鄭氏曰此會邦用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註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内之入職歲之出或曰參參以彼此互互其同異如今人總撒較勘皆

會計之法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註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攷以告

疏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潛溪鄧氏曰侯國卿上計於六官故云周知此攷課之法○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攷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

非不度民情之弊疚惟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為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知其治之本而不失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灋於上者也司會察其灋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蠧於民蓋得以卷舒裁成

王道焉然後參互以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而下增弊疚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治有可旌者焉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為本也其財用之姦弊則其下吏當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

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節卿鄭氏曰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
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内府
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
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内則惟計其入職歲
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
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

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攷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是以聖人必使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

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内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攷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漢興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歳自後主計之

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每覩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内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

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列於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領之不惟無稽考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而糾察稽攷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

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摠覈而内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調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又曰食貨志言武帝之初

承文景後都鄙廪庾皆滿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漢之富庶於是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六十餘年之富庶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葢自賈誼鼂錯勸文帝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兼足而錯則專剥民以厚君令年入粟邊郡明年入粟内郡郡縣之倉庾皆盈而民則無顆粒之餘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

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曽無一人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財力既屈急征横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異於水旱之時也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不知以何者為充羨也又况鹵莽蔽匿之失乾没滲漏之弊干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葢嘗觀中尉𦙍卒動數萬人王温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匡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

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税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劑券甚不明而廪禄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内史假貸殖多不入兒寛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入貨大農錢盡續以

少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廩犧之錢寄於馮翊薛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邉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猶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邉穀百萬而虛數至陸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

年甚者或私僦賔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
侵籍尚有未易悉數者盖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
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
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極
也使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事則凡百官吏又將不
敢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
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所不貪猶飲人
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

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瀍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瀍所以為盡善者葢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可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下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散野畜産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

有感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羡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註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税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

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録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

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掌百物財用也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司會主鉤攷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鉤攷

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魏氏曰典灋則等太宰所掌而司書亦曰掌者此主簿書之長以贊冢宰及司會皆謂掌其書也版圖屬大司徒而亦掌其書者理財必知户口之登耗疆域之廣狹也敘其財謂財用入出比次倫類簿録成書各有條理令便於會計受其幣百官府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頒於職幣○林氏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盖古之王者必正經

賦以足經用而未見有無名横斂焉○劉氏曰九式亦曰九事者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也○鄧氏曰此考財之所入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註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

王氏曰凡財之出司書必存其數司會存其貳然後下職歲闕大府就所司支給上之用財用謂九式常格之外若好賜予也司書存數之時必考於司會合

式灋否合於式灋然後下於職歲苟其事弗當則彼此互相執奏所以杜奢侈之萌也○鄭氏曰此考財之出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註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

疏逆謂鉤考也恐羣吏濫徵故知此本數以鉤考之

○李氏曰夫虧下以盈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

之皇皇以言利為先者俗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則吏於民不敢厚斂矣○愚案世有溺於財者曰畜彊徒攘奪其子孫之衣食以餉之乃不知子孫日朘月削以至於斃而惟德彊徒之善事我也智耶愚耶後世人主唯以徵斂之多寡能否下吏而不以户口之增減土地之荒熟閭閻之貧富為殿最者寧異是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註灋猶數

也𦒿當稅若之數成猶畢也

疏稅斂掌事謂若地官閭師旅師等皆就司書受灋

斂畢有要簿入於冢宰其貳藏於司書以為攷逆之

證

凡邦治考焉註考其灋於司書

王氏曰典灋則職貢式無不掌版圖吏治靡不知故

欲知國家治灋吏治得失皆於是攷之猶太史凡辨

灋者攷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

疏掌邦之賦入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税入賦是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太府太府分致於衆府以是分别使衆類相從○都鄙謂三等采地之税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税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貳者謂

職内受取副貳文書以鉤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註受財受於職内以給公用者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疏職内受賦入雖分致衆府然職内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故太府職云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註云受用之府若職内也○王氏曰令謂支財之令

太府等存其正職内存其貳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註亦參互鈎攷之

疏會歲終會計職歲主出職内主入以已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并各官府所用之數並鈎攷之則其有無存積與公清欺罔皆可得而知矣

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註移用謂轉運給他叙其財謂鈎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也

疏職内既非常府其所藏者唯當歲所用故用未盡者移用之也○王氏曰如喪三年不祭則移祭祀之

用於喪豐年而動大衆則移凶荒之用於役都有餘則可移於縣甸不足則取之於稍有司守常不得擅移通融之法皆職内主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註以貳者亦如職内書其貳令而編存之

王氏曰出出以給用賜用以賜予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註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

疏事有舊灋存於職歲故須受灋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註敘受賜者之尊卑

王氏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故賜予則以敘予之使授之敘先後之倫○王氏曰雖上之賜予亦必以敘則恩不至於濫矣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註助司會鉤攷羣吏之計

王氏曰其始以式灋受之歲終以式灋逆之則財數之多寡費用之當否皆以式灋治正之矣○劉氏曰

貨賄之入非職内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不授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註幣謂給公用之餘

振掌事者之餘財註振猶拚也撿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為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文

疏以財與之謂之拚知其足剩謂之撿○劉氏曰凡餘財皆謂之幣此掌斂而聚之振者興起之謂也掌

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沉墜矣故振興之以適於他用則無滯財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註奠定也定其録籍

疏以書楬之者謂府別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王氏曰辨其物防其或以賤貿貴也奠其錄防其或以多為寡也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王氏曰與職歲以式灋贊逆會同意○何氏曰奢侈生於有餘節儉生於不足漢武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因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摠成周所以覺察餘賦如是之嚴正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莊渠魏氏曰式灋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慮事經久凡頒賜於官者所估原數亦令稍優以備缺乏之事畢送出還官式灋所以曲盡也振者刷出之使不埋沒財之在手如食在口人多忽之萬分庶介不過小善一點

貪汚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惜民亦以養小
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瀘嚴而弊不止者官不擇
人禄養不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鄭司農云大裘黒
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義同於大射也按孝經緯
鈎命决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
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又云按鄭志大

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註良善也中秋鳥獸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行羽物以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王藻所謂黼裘與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物

疏按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中秋田獵之名

與中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為寒設故知此良裘與黼

裘一也其制以狐白與黑羔合為黼文秋氣嚴猛取
斷割之義○羅氏仲春亦云行羽物中秋為順其始
殺中春為將止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
之屬
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鄭云君子
大夫士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註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臯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

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疏大侯熊侯也參糝同雜也豹鵠而麋飾豻侯豻鵠豻飾也○朱子語録曰射中則得為諸侯否則不得

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所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
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
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王氏曰馭民之道以正
物為事正物則服猛毅為先能致猛毅者莫大於虎
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毅者莫大於王而諸侯次之
由是而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
故其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
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至於卿大夫之

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先春秋書多麋以其害稼則卿大夫之射麋侯者以除害故也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為言捍外衛内諸侯之象也○陳氏曰王有三射大射司裘所言是也賔射射人所言是也燕射鄉射記所言是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賔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同侯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懽也○明齋王氏曰按侯之云者言矢之所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𥎦象矢集於布之形其

諸侯與侯侯候字則皆從人而諧医聲人在上作侯為諸侯字人在旁作候為侯候字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為諸侯然則天子而射又何說焉夫射者兵之以近及遠男子所有事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外侮以安善良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為侯以示驅猛獸除民害之意射之所有事者在此不於此求其義而乃妄求之於侯不失之遠哉

大喪廞裘飾皮車註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作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王氏曰謂喪車五乘飾其蔽禩○謂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檀弓云竹不成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謂明器也沽麄也略也○

王氏曰廞裘與廞樂同意葢陳儀物於庭序也夫儀物皆德之所寓盛德在人有不忘者存焉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註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

疏秋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皮革須揉治經時故至冬乃斂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

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註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疏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也

共其毳毛為氊以待邦事註毳毛毛細縟者

疏邦事謂若掌次張氊案之屬

歲終則會其財齎註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

疏本數謂四方所入皮草之數餘見謂出給所餘見在庫者齎則出給之數也○王氏曰按裘無與於天官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為幣蓋亦外府之類故附於職幣之後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四